

搬 运

(外一首)

□黄国焕

在这块土地上
人们留下的每一个脚印
都热气腾腾
辛勤的蚂蚁
是城市的好朋友
每天进行高强度的搬运
练出了铮铮铁骨
我以它们为榜样
在流塘新村二巷六号
我搬运潮湿的空气
搬运白天的暗淡
搬运隔壁汹涌而来的油烟
其实要搬运的远远不止这些
比如,生命中有些日子过于臃肿
它们需要搬运
风干的眼泪需要搬运

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梦想
也需要小心翼翼地搬运
针 灸
铁棒磨成针
刺入我的脊背
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
我解除警惕

让身体欣然接纳
云彩深处坠落的雨
群蜂出没
闯入私密花园
带来千万次撕咬
多么美妙的疼痛
多么富有节奏的律动
弥漫全身

站前旅馆

□阿微木依萝

我再次住进这家旅馆是和母亲一起,旅馆的二楼挂着一块木匾,上面写着“站前旅馆”的字样。我已不是第一次住进这里,但和母亲一起住进来却是第一次。它看上去和十年前一样。那门口坐着接待旅客的女人也像是十年前的样子。不过她的眼睛没有十年前亮,头发也变灰了。

旅馆的茶水味道飘进鼻孔。我在茶碗前坐了好一会儿。

“这是苦荞茶,你多喝点。现在很多人稀罕它呢。说养生。”女服务员笑眯眯走来和我攀谈。她40岁左右,暗黄的皮肤和苦荞籽一个颜色。她带着舞腔的普通话听上去很亲切。

“我会说四川话。你说四川话吧。”我说。

“看你就像四川人。好。我和你说四川话。”她笑了一下,“你妈妈好有福气。”

我望着那茶碗没有说话。不知道怎样回答她。我想着关于母亲的“福气”。她是有福气的女人吗?

“喝一杯吗?听说养生。”我来到三楼房间,看见母亲一个人在看电视。我将一杯苦荞茶递给她。

我们关了电视。

在房间靠窗的位置放着两把椅子,中间是一张圆桌。我将窗帘收起来,房间顿时亮堂了。街上的旧景又落入眼帘来了。

我曾在这里找工作,和一个叫阿芳的姑娘走遍脚底泡起。我想起和阿芳被理发店的老板娘撵出门,想起我们流落街头,而这些母亲是不知道的。我自认是个聪明的

勇士,勇士是不可以再父母面前喊“人生没有意义”或者掉眼泪。那是我比较灰色的一天——我和阿芳共同灰色的一天。我们买了酒,然后住进站前旅馆。那晚大醉。阿芳说,喝完咱们可以跳楼了吧?我说可以,当然可以,我们就是为了跳楼才来这里的,但是要喝完酒再跳,不能浪费。喝完我们醉得没有力气跳楼了。第二天更不好意思跳。“死都敢了。还有什么不敢?”阿芳望着楼下说得悲壮十足,于是我们二人决定从此不再想跳楼的事。

现在我就住在站前旅馆。当然不是曾经喝酒的那间(实际上也记不清喝酒的是哪间)。我想邀请阿芳喝一杯苦荞茶。然后谈一谈十多年来彼此的生活,再回味一下曾经年少无知的笑话。可我们十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忘记她的住址,甚至忘记她的姓氏和样貌,连她说话的声音我也忘记了,我只清楚她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。

“味道是好。”母亲喝了一小口苦荞茶,赞叹着。我回头看她,她也正看我。

“当年这东西是用来做口粮的。现在都用生养了。生养是什么意思?”她端着茶碗,望着那茶碗里淡色的水。

“就像小时候你给我找的那些八月瓜一样,

它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菜,但吃了它都说好。”到了晚上,我们在站前旅馆的楼下要了一份酸菜鱼,打包到房间里吃。

“比你爸做得好吃。当年他下馆子从来都不带我们。”母亲说。

我母亲是个任劳任怨的山民。她和隐士一样心里装着田园,当然她从来不会给她的田园写诗。她是个平凡的村妇,小学没毕业。她认识的那点儿字只能用来签收一封封信件。她常年在山中忙活,魔芋出来的季节找魔芋卖,何首乌出来的季节找何首乌卖。雨天放羊,晴天进山。她比这世上任何一个隐士都忙。曾经她边干活边唱歌,现在她唱山歌的嗓子只用来喘气——一种上了年纪的人的虚弱而倔强的气。

“何首乌就生在这样的地方。”出门时,我们走在山路上,她指着峭壁上那些何首乌的藤子和我说。她教我认识何首乌的叶子、藤蔓,以及何首乌喜欢什么样的泥土,只有在那样的泥土下,才能挖到成熟的何首乌。

“你不要看它的藤子长这么好,其实这下面也没有。你要看它的习性就找不着它。”她经验丰富地指着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何首乌的藤子。

“妈,楼下那个女人说你福气好。”

“确实福气好。”她想也不想就回答我了。然后端起一杯苦荞茶,喝光茶水,把泡开的苦荞籽也吃了。

“你不要